

A  
NOVEL

# 中日戰爭 ③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 鐵與鋼

# Sino-Japanese War Origin of the WWII

最後的衛道者◎著

新點出版  
newpoint

網絡點閱量超過  
100,000,000

# 中日戰爭<sup>③</sup>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Sino-Japanese War  
Origin of the WWII

最後的衛道者 著

新點出版  
newpoint



書 名 中日戰爭3——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序幕

著 者 最後的衛道者

責任編輯 西 風

封面設計 新點出版  
newpoint

出 版 新點出版公司 <http://www.newpoint.hk>

發 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36號3字樓

版 次 2010年12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32開 ( 145 × 210mm ) 376面

ISBN-13: 978-1-60633-509-3

本書純屬娛樂和虛構，所有書中出現的人名、地點、事件等等，如有雷同，應屬巧合。

本書不代表任何組織和任何官方立場。

第九卷

日  
本  
二

長期的戰爭環境，讓所有人都感覺到了深深的疲憊，屈俊傑也是這樣，從印度轉戰到朝鮮，讓原本對於戰場非常渴望的他，也多少有點麻木了，唯一讓他覺得有點驚奇的是，彭錚似乎仍然如同剛入伍一般，對一切都是那麼興趣盎然，雖然耐心的潛伏在草叢中，卻仍然如同一頭興奮的小鹿一般，四下的觀察著，顯然是期望著能如同他在出發前所說的那樣，找個會空手道的交交手。

特戰大隊剛剛到朝鮮，就接到了臨前指的一個叫丁參謀的命令，要他們務必將一封信送到已經被包圍，並且切斷了通信的平康城裏，交給一個叫張華青的上校。而這事還沒等屈俊傑知道，就被喜歡殺人，一天不殺都難受，而且對軍功章有異常嗜好的彭錚大包大攬的答應了下來。等他得到消息的時候，孟隊已經開始為他們做戰前動員了。

「這小子，什麼時候開始給自己做主了？」想到這裏，屈俊傑生氣的看了一眼身邊仍然警惕的向道路上張望的彭錚一眼。

平康已經徹底被包圍了，一天的時間裏，通往城市的道路都被堵的嚴嚴實實，白天潛進去，簡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務，幸好附近有一條臨津江的支流漢灘江穿越了平康，所以屈俊傑尋思著，等到晚上，說不定可以遊進去。

太陽仍然高高的掛在天上，熱量的蒸騰讓遠處不斷飄來的硝煙味多了些許的熾熱，倒仿佛新鮮出路的一般，若非這若有若無的硝煙味不斷

提醒著屈俊傑這裏是戰場，他甚至有站起來遊歷一番的想法，眼前的江原道仍然保留著原本的自然風光，給予久居城市的他一種從未有過的新鮮感，不過這一切不過是妄想罷了，誰都知道過不了多久，這裏將變成一片哀鴻遍地的戰場，想到這裏屈俊傑緊緊的將臉貼在冰涼的草叢中，吸了兩口帶著草香的清新氣息，再次把頭埋了下來。

日本的反潛技術的確值得稱道，當誘餌被迅速的消滅後，聲納上，兩艘驅逐艦的信號已經開始迅速向049靠近，當雷達員仍然抱著僥倖的心理，準備繼續操縱雷達偵察反潛直升機的時候，049艇長已經率先一步切斷了浮標雷達的纜繩。

「準備下潛。」在眾人還沒有回過味來的時候，艇長嚴肅的聲音已經響徹整個指揮塔。

「準備下潛~~~！」

「主水櫃、速潛水櫃注水，下潛角十五度，定深一百八十米~~~~！」

「是，主水櫃、速潛水櫃注水，下潛角十五度，定深一百米~~~~！」海水中，宋改級長的身軀，在緩慢的轉了個角度後，迅速的向漆黑如墨的深海中一頭紮了進去。

「宋改級常規潛艇~~！熟悉的聲納信號特徵，讓聲納員不加思索的脫口而出。」SH-60上，吊防式聲納清晰的接收到049因移動而產生的聲音，並且將之迅速的報告給了指揮艦。

中國人潛艇的出現，讓指揮室裏的所有人的表情嚴肅起來，將剛剛一切的線索聯繫起來，顯然可以證明一點，中國人明顯是來偵察的，而偵察的目的，自然是爲了殲滅自己做準備。

「消滅掉他們~~！」想到這裏，指揮官毫不猶豫的說道。中國的裝備不是最值得提防的，值得提防的是他們縝密的計劃，顯然這艘宋改級潛艇的真正目的，並非是要殲滅自己，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們的真正目的，是取得自己艦隊的某些作戰參數，以便爲以後的戰鬥提供充足的準備，自己絕對不能讓他們得逞，畢竟，這裏是日本的

內海——日本海。

似乎兩艘驅逐艦加上四架SH-60反潛機對付049根本是綽綽有餘，不誇張的說，簡直如同補獵兔子一般，049根本沒有一絲一毫的機會。各架直升機所取得偵察資料紛紛匯總到驅逐艦上，在通過簡單的計算比對後，049的活動位置被迅速的確定下來，海面上，除了兩架專職搜索的SH-60以外，另外幾架紛紛收回吊防聲納，迅速的向目標區域飛去。

「MK46魚雷準備~~~！」駕駛艙裏，機長忽然大聲喊道。

「魚雷準備完畢~~~！」

「方位右側十五度，兩枚扇形齊射~~！」

「是，方位右側十五度，兩枚扇形齊射~~！」隨著不斷重複的口令聲，一直被吊裝在機身下的兩枚魚雷被迅速的投進海中，猛烈噴射著火焰的尾部在剛剛接觸到海水後，就立刻有力的推動著魚雷巨大是身體向水下沖去，海面上，轉瞬間騰起一股混合著黑煙的濃濃的泡沫。

海面下，049快速的下潛所產生的水壓讓艇身上某些不結實的外設響起吱吱聲音，看著水深表上不斷增加深度，艇長的呼吸變的細膩而輕微，仿佛稍重一點的呼吸聲都會帶來可怕的結果一般，受他的影響，指揮塔里的所有人，都自覺不自覺的蹣手蹣腳的忙著自己的工作，艙室忽然顯現了一種少有的安靜狀態。

「發現高速推進信號。」身邊的聲納員忽然的喊聲，打破了短暫的寧靜，一直定著水深表的艇長快速回轉身子，向這邊看過來。

「方位，速度，預計遭遇時間~~~！」一邊看著螢幕上的信號，艇長一邊簡潔的問道。

「方位左舷十五度，速度大於三十節，預計遭遇時間八分鐘。」簡單的敲擊了幾下鍵盤，聲納員迅速的將資料匯總報告道。

「速潛水櫃排水，接通艦殼聲納~~~！誘餌魚雷準備~~！」聽到聲納員的報告，艇長略一思索後，果斷的命令道。

「速潛水櫃排水，接通艦殼聲納~~~！誘餌魚雷準備~~！」命令被



迅速的重複並執行著，雷彈艙裏，瘦小的誘餌魚雷被迅速的推到魚雷管前。

「放國歌~~！」在一切準備停當後，049艇長忽然出人意料的大聲喊道。

「什麼？~~！」聽到命令，副艇長驚愕的反問道。

「我說接通艦殼聲納，放國歌~~！」艇長一字一句的重複道。

海面上，SH-60上正在仔細監聽著潛艇信號的聲納員被突如其來的強烈信號所震懾，對方的行為似乎有點出人意料，當他顫抖著打開轉化聲電開關後，激昂雄壯的《義勇軍進行曲》頓時充斥在狹小的機艙裏。

當第一輛90坦克駛進平康城內時，眼前的情況，讓車長不禁深深的吸了口冷氣。

城裏的道路地面已經被破壞的面目全非，雖然沒有達到影響機動車輛行使的地步，但是地面上掩埋的異常粗糙的小坑，卻讓坦克車長感到分外的擔心，敵人一定在道路上埋了反坦克地雷，但是到底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卻讓他無從判斷，地面上的坑實在太多了，多到無所躲避的地步，而目前的情況，派遣工兵簡直就是在為敵人的狙擊手提供靶子，無奈之下，車長只好硬著頭皮直接軋了過去。

什麼也沒有，坦克行進在路面上，卻什麼也沒有遇到，敵人似乎只挖了坑而根本沒來得及埋設地雷一般，雖然路面有點顛簸，但是令人欣喜的是，並沒有爆炸聲傳來，看到前車平安的向前前進，後續的兩輛坦克立刻迅速的跟了上去。

剛剛的炮火和空中轟炸特意的將打擊力度側重於市區的一半，以便將敵人壓縮到另外一半城市中，而先導車隊的目的，就是要試探打擊過後的對方殘餘火力，而行進目標則設定象徵市區分界線的市中心的政府辦公大樓，雖然看起來路程只有短短的幾公里遠，但是對於車隊來說卻不諱于死亡之路。

平靜中，發動機隆隆的聲音震的道路兩邊一些仍然完整的樓房玻璃發出低沉的共鳴，剛剛停止的火力準備，顯然讓四周的房屋損毀了不少，時不時的會有些沒來得及撤退的市民會從尚未破壞的樓房中驚恐中探出頭向外小心的張望，然後又迅速的縮了回去，而所有這一切，似乎都昭示著敵人並沒有任何準備，這讓車隊的少佐以及他背後的聯隊指揮，甚至直接佈置試探行動的師團長宗谷久男都感到異常奇怪。

前面不遠就是市政府大樓了，車隊仍然沒有遭遇到任何攻擊，不但如此，甚至連人影都沒看見一個，眾人的忐忑的心終於或多或少的放下來，而就在此時，行進在最前面的90坦克忽然沒來由的感到了一絲奇怪的震動，若是在平時，他甚至都察覺不到。

「轟~~~！」正當炮長拉下潛望鏡向外查看的時候，突如其來的一陣巨大爆炸，竟然將坦克沉重的車體顛了起來。炮長帶著鋼盔的腦袋被重重的撞在潛望鏡的把手上，鮮血頓時噴湧出來。

爆炸仿佛命令一般，四周頓時如同除夕十二點的夜晚，爆炸聲和吶喊聲瞬間響徹四周。三輛90坦克幾乎在同時，受到了猛烈的打擊。四面八方蜂擁而至的火箭彈如同冰雹一般，猛烈的向坦克砸了過來，連續的爆炸讓所有車內的成員一時間竟然忘了應對。

「快，快向後退，呼叫支援~~！」指揮車隊的少佐忽然歇斯底里的抓著通訊器大喊起來，三名車長幾乎在同時反應過來，迅速的拉動操縱杆笨拙的轉動龐大的車身向後開去，可惜的是，當他們勉強轉了半圈後，才發現，在剛才的爆炸中，坦克履帶早已經被炸成兩截。

「呼叫支援，呼叫支援，在市中心受到敵人猛烈攻擊~~~~！」雖然火箭彈和榴彈並沒有對坦克造成實質性的傷害，但是誰都知道，接下來的步兵，將會帶給他們恐怖的噩夢，所以在佈置三車全力向四周射擊的同時，少佐抓起通訊器沒命的大喊著，而他的求援信號，幾乎在同時被傳到了師團總部。

「前進到哪裡，火力密度~~！」在得到己方被攻擊的情況後，宗谷久男立刻走到電子地圖面前，迅速的詢問道。

「已經到達市中心，火力密度很大，但是都是輕武器，沒有造成實

質性傷害，車乘人員編制完好~！聯隊長詢問是否接應。」參謀迅速的回答道。

「三輛車竟然走到了市中心，敵人顯然在炮火下被迫撤退了，估計市中心留守的應該是一些衛戍部隊。」宗谷久男既像是在商量又像是在詢問一般，自言自語道。

「命令，第六戰車大隊一中隊立刻迅速前進，接應先導小分隊，同時鞏固位置，佔領市中心~~！二十二聯隊以及第六飛行隊一部協同作戰。」猶豫了一下後，宗谷久男大聲命令道。

三輛90坦克仍然在苦捱著四周不斷蜂擁的打擊，不過讓他們感到些許欣慰的是，並沒有步兵出現，所以在稍稍平靜了點後，炮長試探的旋轉炮塔向四周瞄去，並列機槍也在同時響起，密集的彈幕頓時將四周的火力壓制了不少。

而在他們後面，第六戰車大隊一中隊的十餘輛坦克與十數輛步兵戰車所組成的車隊正迅速的向這裏趕來，似乎感受到了街道上傳來的巨大震動，原本仍然維持著較高密度的攻擊，迅速的減少，在一中隊到達市中心的時候，攻擊已經徹底絕跡。

趁著停止攻擊的空檔，指揮一中隊的陸佐迅速的命令裝甲車組成環形防禦，而維修人員則在直升機的掩護下迅速的向損壞的車輛跑去。

「攻擊開始~~~！」電臺中，在張華胄的授意下，旅長沙啞著嗓子下達了進攻的命令，而與此同時，數枚「薩姆」-7防空導彈忽然間從不遠處的樓房窗戶裏突然射向懸停在半空中的直升機。

「轟~~~！幾乎在根本來不及反應的情況下，數架直升機就被迎頭射來的導彈打了個正著，凌空爆炸所產生的氣浪幾乎將停留在車外的人員瞬間貼在地面上，爆炸產生的殘片帶著尚在燃燒的火焰迅速的籠罩在整個中隊上空。

AT-3反坦克導彈以及佈置在房屋內的37毫米反坦克炮作為戰鬥的中堅，在直升機被摧毀後，正式登場，天空中，再次被火光和爆炸所充斥，不過與上次不同的是，伴隨著坦克劇烈的燃燒和肢體被強大的力量

投擲到半空中，這次的攻擊不再是無關痛癢。

再次臨頭的猛烈攻擊，瞬間摧毀了所謂的環形防禦，當陸佐掙扎著撲向通訊器並且大聲嘶吼著的時候，宗谷也在同時遇到了一個難題。

後續的第三部接應人員在剛剛行進到城市邊緣的時候，就遭到了突如其來的阻擊，原本平靜的樓房中，沒來由的多出無數的火箭筒和預設的反坦克炮，道路上也在同時發生了巨大的爆炸，數量龐大的炸藥在同時被引爆，將原本就糟糕的道路，炸出了一個可以裝下一輛坦克的大坑。

「中計了，這，這就是所謂的誘敵深入嗎？還是他媽的圍點打援~~！」聽著如同火警電話一般的報告，宗谷在心裏咒罵道。



「你說什麼，這根本就不可能，莫說你的戰略意圖沒人會贊同，就是有人贊同，你也不可能達到，別以為現在的部隊還是五十年代的那支無敵雄師，你那麼複雜的戰術如此大規模的部隊根本不可能實現，我不同意，你說什麼我也不同意~~~！」當聽到了文彥的話，張曙光立刻暴躁的大聲反駁道。

「甲午戰爭，在膠東半島率先登陸，並一舉拿下威海衛，日俄戰爭中，配屬第二軍，參與沙河會戰後被編入第四軍參加奉天（瀋陽）會戰。

1923年到1925年駐紮在當時的滿洲，1928年3月轉戰東北，九一八事變後於1932年參加熱河作戰，盧溝橋事變後，轉戰永定河，保定，石家莊，之後被配屬給第十軍，並在杭州灣登陸……」對於張曙光激烈的反對，丁文彥並沒有試圖說服他，而是慢條斯理的背誦一已經耳熟能詳的資料來。

「你這沒用，不要激我，激將法對我不好使，我是軍人，軍人除了有血性，還要有理智，你說什麼我都不會支持你的……。」聽到了文彥的話，張曙光慌忙的擺著手就要向屋外走，可是當聽到了文彥下一句話時，他卻遲疑的收回已經邁出去的腳。

「登陸後，第六師團配合其他部隊完成對南京的合圍，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第六師團策劃並參與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

殺……。」丁文彥說到這裏，刻意的壓抑著聲音中的一絲激動，眼神平靜的看著張曙光。

「我說過，金中男不會同意的，他捨不得自己的王牌部隊去冒險，而且臨前指也不會同意你的方案，全殲第六師團，你簡直是在開玩笑，看看現代戰爭史，向第六師團這樣的現代化部隊，別說一個師團，就是一個團，一個連，都沒有被全殲的記錄，你的胃口太大了吧？」猶豫著，張曙光轉頭向丁文彥勸阻道。

「金胖子的事就交給我來辦，你唯一要做的就是關鍵的時候，調兩個師給我，這才是最主要的。」丁文彥說到這裏，忽然怪異的拿起桌上的軍帽帶在頭上。

「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平康就我說，連三天也堅持不了，敵人可不會象我們那麼手軟，會顧及平民的傷亡，他們會直接用坦克推平那裏……。」似乎是在說服丁文彥，又或是在說服自己，張曙光繼續叨咕道。

「別管中國以前叫清朝，還是明朝，或者是民國，共和國，責任是永遠推不掉的，軍人的恥辱，都是要由軍人來洗刷，別磨磨嘰嘰的跟老娘們似的，一句話，幫還是不幫~~！」丁文彥將敞開的風紀扣小心的系上，然後一臉不耐煩的追問道。

「金胖子那裏你絕對通不過的，你要是能通過，我二話不說……」可惜，還沒等張曙光說完，他的保證就被一聲響亮的報告聲打斷。

「報告~~~！麻振少將命令丁參謀立刻到臨前指報到~~！」警衛員在門口大聲喊道。

「記得你說的話，千萬別翻悔，否則我饒不了你~~~！」聽到警衛員的話，早已準備妥當的丁文彥大步流星的走出辦公室。

「誒，麻少將叫丁參謀幹什麼啊？」看著丁文彥遠去的背影，張曙光一把拉住傳令的警衛員，小聲問道。

「具體不清楚，但是聽說朝鮮金主席希望丁參謀能作他的首席軍事顧問~~~！」警衛員故做神秘的左右看了看，然後小聲的說道。

「這個丁文彥，什麼時候拉上了金胖子了？MD~~！」聽到他的話，張曙光吃驚的摸了摸自己的額頭，愕然的說道，「全殲第六師團，呵呵~~！」丁文彥高超的手段，不禁讓張曙光心中騰起了那麼一絲絲奢望，或許，真的有戲吧？

屈俊傑和彭錚，渾身濕淋淋的站在張華青面前，大力揉著自己青腫的額頭，雖然看著甚是狼狽，但貼身的密碼情報卻絲毫不差的被轉達。

看著眼前這兩名被朝鮮民兵抓住的中國最精銳的特種兵，張華青忍著笑對兩人點了點頭，「怎麼樣，沒什麼事吧？」

「切，能有什麼事啊，告訴你，要不是看她是個女的，我早就這麼一抓，然後這麼一摔，再這麼一扭……。」似乎終於回復了說話的功能，彭錚忙不迭的辯解道，不過話剛說到一半，就被身邊的屈俊傑一腳踹了回去，現在的臉已經丟到家了，怎麼還好意思為自己辯護。

看著兩人的小動作，張華青終於忍不住笑了兩聲，橫貫平康的漢灘江在此前就是張華青注意的重點，為了防備敵人的偷襲，他特意在叫人在裏面布下了大摺大摺的鐵絲魚網和汽車用來阻塞河道，並且還在水裏設置了簡易的水雷，同時命令民兵二十四小時看守，而這兩個小子倒好，也不知道誰想的主意竟然頂著口大黑鍋化裝成一顆水雷直接飄進了城裏，若不是他們中的一個被鐵絲刮住，還真讓他們倆得逞了。

「好了，好了，你們能進到這裏，也算不簡單，吃了飯，帶上我的回覆，我會派人送你們出城的。」終於平息了內心的那點點笑意，張華青溫和的說道。

「就，就這麼簡單啊，我們在外面都瞭解了，小鬼子人不少，送信誰都可以，不如讓我們留下吧~~！」聽到張華青的安排，彭錚立刻不滿的說道。

「留下幹什麼，當水雷？你有引信嗎？送信也不是小事，你們要是送不到，小心軍法處置~~！」聽到彭錚的話，張華青立刻轉頭嚇唬道，並且隨後大步走了出去。

「這小子也太不開面了。」看到對方的人影消失，彭錚才生氣的說道。

「什麼小子小子的，人家可是校級軍官，你當你是啥，尉級你還是最低的那種，行了，別鬧心了，回去的路你也別以為有多簡單，小鬼子大大地有，估計把你劍兩面的刃都能磨鈍了。」聽到彭錚的抱怨，屈俊傑拉了他一把，然後向安排給他們的房間走去。

「得了吧，劍還能磨鈍了，我這可是寶劍，那是我們家，啊不，我們門派的鎮派之寶，我爸傳給我的，我告訴你，那可是吹毛利刃，有時間抓個小鬼子試下，我告訴你……」看到屈俊傑不搭理自己，彭錚立刻不依不饒的跟上去，為自己的寶貝辯解。

接過已經翻譯過來的命令，張華青立刻迫不及待的讀了起來，可是電報紙上只寫了一行字：「能否堅持十天？」

「這不是藉口，敵人不將平民撤退，並且還無恥的用以掩護自己的軍事行動，這是他們卑鄙，我們不能高尚的用我們士兵的生命來挽救敵國的民眾，他們的錯誤要由他們自己來承擔~~！」宗谷憤怒的聲音甚至軍營外面都可以聽見，第六戰車大隊大隊長小和瀨一低著頭一聲不發的接受著訓斥，眼鏡上已經被因為激動而凝聚的熱氣掛上一層若有若無的水氣。剛剛，先導部隊以及支援部隊終於突破了對方重重打擊撤了下來，但是卻有半數的坦克和步兵戰車變成了廢鐵，而回來的車輛也大多帶傷。

「我命令，必須在拂曉前，給我拿下東城區，路邊遭到的抵抗，一律堅決反擊，敵人平民的傷亡並非可以精確計算和預料的，所以不必顧及~~！我會讓剛剛趕來的第二十聯隊配合你們的進攻的~~！」說到這裏，宗谷的聲音平和了一些，看著自己面前的小和，他重重的拍了拍對方的肩膀。

現代戰爭讓夜晚與白天的差距已經變的很模糊了，當夜幕剛剛籠罩在平康上空的時候，突如其來的一陣巨大的火炮聲，讓所有人稍微放鬆了點神經的士兵紛紛再攥緊武器向街上看去。



天空中，兩門速射炮交叉著向天空射出數百發紅色曳光彈，而在曳光彈尚未落地的時候，緊隨而來的猛烈炮火和天空中看似隨意投下的航彈，再次將剛剛得到些許寧靜平康投進了汪洋大海之中。

整座城市都如同搖搖欲墜的危樓一般，不斷的顫動著，與此前純粹的火力覆蓋相比，敵人這次的炮擊，意圖性相當的明顯，東城區接敵部分的房屋完全被籠罩在炮火之下，接連不斷的爆炸將整片的房屋變成細碎的瓦礫，其中間或點綴著一些斷臂殘肢。

足足轟擊了半個小時，炮火和轟炸才斷斷續續的停了下來。而坦克的轟鳴聲也在同時在街道的盡頭響起——與上次不同的是，這次在坦克的四周圍攏著數量不等的步兵戰車，而日本士兵們則小心的躲在戰車兩側，仔細的留意著四周任何可疑的地方。

90坦克豐滿的炮塔緩慢的旋轉著，熱成像儀甚至連燃燒的火苗都會小心的觀察一遍，忽然，在斷裂的牆壁後，一名朝鮮火箭炮手，猛然間跳了出來，熟練的半跪下去，迅速的將週邊的一輛步兵戰車套進自己的瞄準俱，不過可惜，在他扣動扳機的同時，89式步兵戰車上的35MM機關炮也在同時開火，彈幕在將對方切成兩半的同時，又將之炸成碎片。

火箭彈擦著步兵戰車的的裝甲飛向一旁，並且最終一頭撞在路邊殘破的樓房牆壁上，發出一聲沉悶的爆炸聲，日軍士兵紛紛脫離車隊的掩護，如同一去秋獵時撒出去的狗一般，迅速的向道路兩旁摸去，而與此同時，斷斷續續的槍聲也在四周響起。

敵人顯然沒有耐心等下去了，聽著外面不斷傳來的激烈爆炸聲，雖然張華胄信誓旦旦的答應了丁文彥的請求，但是此刻的他，卻絲毫沒有信心堅持下去。現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朝鮮軍隊的意志了，而自己所能給予的幫助就是鼓勵這裏的朝鮮指揮官努力下去。

049以三節的航速悠然的遊弋在海中，若非亦步亦趨跟隨在身後のMK46魚雷以及頭頂上正迅速趕來的驅逐艦和反潛機，很多人都會誤認為049是在執行悠閒的海底勘探任務。